

回到25岁?

龚静

老同学大块头回沪探亲,三年多不归,高兴十二分,尤其此次逗留无商务杂事,纯粹亲朋相聚,更为放松。那天中午他约了四位朋友聚餐,老字号,寒暄坐定,冷菜甫上,见他看到白切肚尖直接下筷,大概长远没吃到老式本帮菜了。我笑:大块头你应该讲几句呀,哪能就吃将起来了。哦,对的对的。遂举杯:今天来的都是我25年前的老朋友,想想真是开心,自己也好像回到年轻时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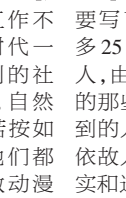
当日,除50后的钱先生,余皆60后,虽然专业工作不同,彼此经历的时代一样,很多彼时彼刻的社会事件都曾遭遇,自然共同话题稠密。若按如今的观点来看,他们都是颇有成就的,做动漫的,做出版的,做室内设计,皆行内之秀。大块头虽自谦小老板,娶日本太太,开工厂,在日本也是富裕阶层了。近年培养接班人,选择慢慢退出,少费心费劲些,读读书,看看太太培育的各色蝴蝶兰,俯瞰东京城,打算安享人生下半场。可是,他却说,真想回到25岁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他在谢晋导演工作室做事,采访过一些老上海,想做纪录片,发表过相关论文。大学时在读书写作上也是志存高远的。记得2016年我们大学毕业三十周年聚会,他一直跟我叨叨要写东西写东西。那你写呀。还是不能定下心来,工厂还有事务,又孤悬海外经年,好像有点不知从何开始。这次又说想写点东西,可是就是动不了笔。我说你在群里不是经常发言嘛,比较中外文化

经济,写得蛮好,每天写500字,日积月累就可观了,就写写你多年在海外的经历观察思考挺好嘛。他又说在岛上,长远不接触圈内人,觉得不系统。我直言:圈内圈外又何妨。写作嘛,写,写下来就是了,不能过于瞻前顾后的,不要看轻每天写一点,你不写怎么能梳理自己的思路呢。更直言:不必怀着八十年代那种叱咤风云的壮怀,好像要

么写,一写就要鸿篇巨制似的。老同学不介怀我的直言,频频点头,说这次回去是要写了。大概见了那么多25岁前交往的朋友熟人,由不得不触发年轻时的那些念想,那些看到想到的人,在某种旧人依故人的滤镜中,仿佛现实和过去无缝对接了。

可是,哪能呢?我也怀念25岁时的热血澎湃,满怀憧憬,既心怀远方,也蛮脚踏实地,行动力颇不弱。总是感念着1986年在新光电影院看的《琼宫恨史》最后一幕——克里斯蒂娜女王“茫然无言,痛苦无泪环顾着这四海茫茫,望着这永远离去的亲人,心像千针刺,万箭扎……但坚定地:‘我们启航。风在送我们……’”,虽然伤痛,依然满满希望的庄重,满满的无惧无畏。忧虑坎坷,有不少,但没什么,风在送,我们在走,一切都有可能。现在的自己活力衰退,念及当年生机勃勃,颇惆怅,却也并不真想回去,何况25岁时正憧憬将来究竟如何,只是真到了将来,一切又不过是当下而已,就像一棵树一样,纵有枝丫分杈,已然本来树干,虽然年复一年地



游泳和游泳池大概都是舶来品,在公共场合裸露身体,公开运动在封建社会是不被允许的。凡是舶来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稀罕,游泳池在那个年代也和电视机照相机一样并不多见,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中心更是如此。我们讲的“发展”大概就是要“把稀罕”的东西变得常见,把以前不能经常从事的事情,变得天天都能做。现在天天都能过中秋,过春节,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。

这类文字常常被人称为“掌故”。远的不说,近代以来的掌故就有不少,比如《知堂回想录》就是周作人生活年代里的记录。朋友说了,“掌故”的“掌”就是亲自掌握的意思,写掌故就是写自己“过过手”的故事。

我想起几位著名的掌故家,比如唐鲁孙是珍妃、瑾妃的堂侄孙,他写的老北京宫廷吃食水准就高;高伯雨生在岭南大家族中,从小锦衣玉食,所见所闻都超越常人,写出的岭南风俗十分地道;沪上报纸“补白大王”郑逸梅交际面广,且涉猎博雅,他写

不似原来的样子了,遗憾,却是真相。

老同学这么多年在国外打拼,当颇多不易,如今期待回到25岁,是从头来过?也许是回望当年意气风发,不承想人生换了个方向。但其实何尝不是生命的一种选择。也其实,并非25岁时坚持至今的选择就一定是一定是命运?只不过抚今追昔,恰少年情怀罢了。

2022年春,北方之夜,线上直播了某歌手的演唱会,四面八方隔空汇聚,无数网名于手机滚动跳跃,颇热腾腾。念及自己近年来写作的“在复旦,在八十年代”主题,感觉感通了这个夜空下的歌声,为什么要在三十多年以后的时空下回望那个岁月,那个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事,那些岁月气息,其实不是怀旧,也不是要回到二十多岁,在那些日子里时是多么期待向前走,期待着日后的时光,只是当时光慢慢沉淀下来,想看看那些沉淀在成为现在的样子中起了什么作用。

世事易变,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并不必然导致现在的状态,就好比“八十年代的新一代”现在已在老

的上海旧人旧事数量大质量好。吾生也晚,社会交际面也有限,更做不到博学强记,唯一能够找出一条写掌故的“有利条件”就是从小在市中心长大,平时又比较喜欢“吃喝玩乐”,加上社会发展使得很多地方“消失”了,要是等八九十岁再来回忆大概也为时晚矣。

我印象里的游泳池有个共同特征,就是都挂着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照片,有的配上那首著名的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书法。就像张继的诗把寒山寺捧火了,毛主席的这首词也使“武昌鱼”声名远播,文化的力量可见一斑。再讲这张照片的泳姿十分奇妙,近乎仰泳却又很轻松,甚至还给人一边游泳一边能讲话的感觉。我还专门学过,竟然学会了。

以前黄浦区的游泳池很少,每到暑假同学就约我去游泳。那个时候游泳是不能“随到随游”的,这个在今天又是“不可思议”的事情,都必须“准点”进场,有

时还会出现“客满”的情况,为了游泳也只能辗转下一场。忘记那次我们计划要去的泳池了,反正那里客满,我们只能来到苏州河边的“黄浦游泳池”。现在知道了那里原来是“游艇俱乐部”,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,今天已经保留原样,泳池还在,但已经不能游泳了。

卢湾区早已和黄浦区合并,那里原有人文卢湾区工人文化宫简称“卢宫”,当年流行“邮币卡”的收藏和投资,卢工邮币卡市场就是一个著名的地方。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,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在泳池抽筋就在那里,从此知道了游泳时抽筋是多么危险的事情。后来有了“斜桥”游泳池,那时我觉得它是最现代化的泳池,于是去那里的次数最多。那条路叫“大吉路”,上海原来有一家卖颜料的老店叫“大吉庐”,这样的店在上世纪50年代都合并到“西冷印社”,以至于一位老先生跟我谈起当年在“大吉庐”学生意

的经历时,我说我知道“大吉庐”的,细问了才知道是“大吉庐”不是“大吉路”。这也提醒我,“道听途说”的时候还要谨慎一点。

我在延安东路隧道没有开通的时候就在浦东和浦西生活,因为那时陆家嘴也是“黄浦区”。我记得今天金茂大厦的地方原来就是一个游泳池,且是室外的,我每次路过都能见到跳台,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泳池的样子。

黄河路是上海著名的美食街,南京西路黄河路口据说是上海地理意义上的“中心点”,其后有一条小马路凤阳路,中学时候经常要路过那里,那时国际饭店的蝴蝶酥很好吃,马路上却闻不到黄油的香味,闻到的是“游泳池”的味道。那里有一个室内泳池,那栋大楼原来叫“体育俱乐部”,正门在南京西路上,比较高档,我只闻过那里的味道,却没有进去游过。记忆最深的是它楼下有一家“钻石楼”和那里的肉松面包。



游泳杂忆

施之昊



欢乐颂 (纸本设色) 赵晓音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去,在如今智能时代,二次元、虚拟、AI、3分钟视频、网红、流量变现……曾经的理念和标准巨变,曾经的共识和伦理究竟是否还是共识?

岁月的故事现今叙述的也许已非真正的光阴,不过一个“爆点”而已。以当下变动的世界观之,未来人类社会走向何方真是无法知晓,太多的不确定已经成为如今唯一的确定,也许是人类创制的机器人反噬了人类,也许是人类和智能打个平手,也许终究还是“滚滚红尘”,来去说长也长,说短也短,匆匆数十载,转瞬即逝。

大块头回到东京,事务还是一堆,唯还在读读书。见他又在群里晒太太的蝴蝶兰了。我期待他某一天晒一篇结结实实的文章,让思绪落地,让今天和过往在文字中持续接续。

小步走,恰同学少年

韩光智

小时候,总在盼望着快点长大,其实呢,小时候有好时候的好。比如,抬腿走路,我们走的是小步。

小步,有什么好呀?大人们也走小步的。大人们走的小步,指的是缓步、慢步。小小的人儿,背书包的读书郎,就是急步,就是迈开腿、跨越,也是小步的。——小步走,恰同学少年。在大人们的眼里,那步态,那情形,就是摔上那么一跤,也是极可爱的。

记着小步的“极可爱”,在这套节气书的酝酿构思中,我左想右想,后来,总算想到“小步”。于是,专为中小

学创作的“春”“夏”“秋”“冬”节气书便有了这个总书名:《跟着节气小步走》。这本“小步走”的书,跟《宝宝的节气书》《中国年轮》《中国诗年轮》《跟着太阳走一年》《中国节气简史》等节气书相对照、相呼应,“手拉手”构成“中国年轮”节气书系列。

《跟着节气小步走》,里面有“时光微步”,就是小步。每个节气6小步,每个季节36小步。春天是“小燕子”赵小燕抬起小脚板走的,夏天是“小胖墩”钱壮壮抬起小脚板走的,秋天是“小吃货”孙浩浩抬起小脚板走的,冬天是“熊孩子”李大力抬起小脚板走的。自然,每小步里的内容都很不一样,就像我们走的每一小步都很不一样。走过四季,迈出144小步,我们这就算走过了24个节气,这就算又长大了一岁。

有小步,就有大步。你知道这样一句英文吗?“That'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,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.”对了,这就是尼尔·阿姆斯特朗在1969年7月20日登上月球时的宣言,“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,却是人类的一大步”。

“小步”“大步”,想不到,“小步”和“大步”之间,竟然有这样的对照和呼应。

那么,我们就用“小步”“大步”来做做语言游戏,造几个句子吧! “每天一小步,一年一大步。” “往前一小步,文明一大步。” “科技一小步,社会一大步。” ……

如此,跟着节气“小步”走,认真体会大自然的时序变化,认真领悟中国节气的独特魅力,那么,我们的步伐,不是也就,慢慢地,越来越“大”了吗? 读书成就梦想,节气丈量光阴。现在一小步,将来一大步。(本文为《跟着节气小步走》自序)

夜宿火车

施惠良

虽然已是四十多年前的陈年往事,但依然清晰地记得,1982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工作。在那个什么都紧张紧缺的年代,尽管托了好几个留在浦西的同学帮忙,但硬是没买到由上海北站始发去北京的车票,无奈为了赶在7月15日前报到拿到全月的工资,不得已买了14日由福州始发、经停上海去往北京的45次特快列车的票。我一个从未出过远门、也从未坐过火车的川沙乡下小鬼头,对于足足有一昼夜车程的远行,内心充满不安、忐忑甚至恐慌。

哽咽着跟送行的亲友挥手告别后,便只身一人上了火车。一进入车厢,一股子说不出的难闻气味扑鼻而来,一时间竟然有令人窒息的感觉。

由于是经停站,故买的是没有座位的票。所以,最重要的是寻找空位。然而,从头找到尾,别说座位,就连过道上,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都还站着不少乘客,甚至有些大概是疲倦到

极点的人,钻进座位下,蜷曲着身子躺在几张报纸上呼呼大睡。

我逼不得已找了个相对宽敞的车厢连接处,在硬硬的地板上坐了下来。

火车一路北上,经停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镇江,驶出了南京站。四个多小时过去了,疲惫和倦怠不由自主地阵阵袭来,但不绝于耳“哐当”“哐当”的声响以及难以伸展腿脚的坐姿,实在让人无法入睡。猛然间想起了曾常遭我埋怨的家里逼仄的小阁楼上的那张小床,其实是那样地温馨、舒坦……

车程才刚刚过了一个零头,但感觉是那么地漫长,厌烦的情绪似乎渗透到了全身每一个细胞,还有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怎么熬呀! 不行! 不能这样“坐以待毙”!

随即站起身来理了理衣服,再到水龙头上用手擦了一把脸,打起精神头儿,进入了车厢。记着父母

临行前“人生地不熟,看见乌龟叫爷叔”“南京到北京,爷叔伯伯叫不停”的叮咛,鼓起勇气,一排挨着一排座位,点头哈腰地左一声阿姨、右一声叔叔:“打扰一下,请问您哪站下车?”

然而许多人要么佯装打盹不作回应,要么回答要到终点,最近的也要到天津才下车。正当我大感失望时,坐在前面几排的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朝我友善地点了点头。有戏! 我赶紧三步并两步走了过去,并迅速从口袋掏出一盒“牡丹”香烟,抽出一支递给了他。那中年男子也不客气,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,似乎很满足地说:“上海的香烟就是好抽!”接着又对我说:“小老弟,我还有一个多小时下一站蚌埠就到了。”他指了指那些站在过道上的乘客说:“要不是我喝得酩酊大醉一上车便酣然入睡,没人敢来打扰,恐怕我的位子早给人‘预订’

了。”我喜出望外连声道谢,顺手把那盒“牡丹”烟塞进了他的口袋。有了盼头,时间仿佛也快了許多。一个多小时后,那大叔下了车,我也顺势地坐上了他的座位。随着心情的平复,我很快就睡了过去。待我醒来时,广播喇叭里正响着播音员美妙的声音:“乘客同志们,本次列车的终点站——北京就要到了,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……”

就此,开启了在北京的工作生活旅程,直到七年后才调回了上海。四十多年来,因探亲、出差、开会等事宜,隔三差五来往于京沪之间,见证了“京沪”特快持续快捷、追逐高效的进程:由最早的24个小时,提速至19个小时,再到动车十来个小时的“朝发夕至”,而现在的高铁最快只需4.5个小时,便可抵达北京。

十日谈

我们到达那不勒斯的头一个晚上,差点露宿街头。

异地首夜

责编:刘芳